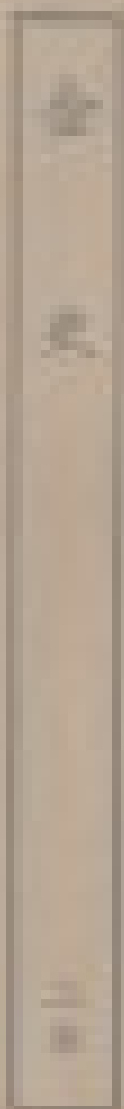


金

史

二五



列傳第三十七

金史九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事省中書省知樞密院事
勅修國史領經筵事都察院脫脫奉

徒單鑑

賈鉉

孫鐸

孫即康

李革

徒單鑑本名按出上京路速速保子猛安人父烏輦北京
副留守鑑穎悟絕倫甫七歲習女直字大定四年詔以女
直字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貞觀
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復進史記西漢書詔頒行之選
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

作詩策鑑在選中最精詣遂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經史久之樞密使完顏思敬請教女直人舉進士下尚書省議奏曰初立女直進士科且免鄉府兩試其禮部試廷試止對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在都設國子學諸路設府學並以新進士充教授士民子弟願學者聽歲久學者當自衆即同漢人進士三年一試從之九年八月詔策女直進士問以求賢爲治之道侍御史完顏蒲涅太常博士李晏應奉翰林文字阿不罕德甫移刺傑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奚瞻考試鑑等二十七人及第鑑授兩官餘授一官上三人爲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授十五年詔

譯諸經著作佐郎溫迪罕締達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
阿魯吏部令史楊克忠譯解翰林修撰移刺傑應奉翰林
文字移刺履講究其義鎰自中都路教授選爲國子助教
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嘗到學中與鎰談論深加禮敬丁母
憂起復國史院編修官世宗嘗問太尉完顏守道曰徒單
鎰何如人也守道對曰有材力可任政事上曰然當以劇
任處之又曰鎰容止溫雅其心平易久之兼修起居注累
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悅
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章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兼吏部
侍郎明昌元年爲御史中丞無何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

鑑言人生有欲不限以制則侈心無極今承平日久當慎行此道以爲經久之治章宗銳意于治平鑑上書其略曰臣竊觀唐虞之書其臣之進言於君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旣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爲治也必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旣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卹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爲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旣通則大綱舉而羣目張

矣進尚書右丞修史如故三年罷爲橫海軍節度使改定武軍節度使知平陽府事先是鄭王永蹈判定武軍鎬王永中判平陽府相繼得罪連引者衆上疑其有黨或命節度定武繼又知平陽焉改西京留守承安三年改上京留守五年上問宰臣徒單鑑與崇浩孰優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皆才能之士鑑似優者鑑有執守崇浩多數耳上曰何謂多數萬公曰崇浩微似趨合上曰卿言是也頃之鑑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淑妃李氏擅寵兄弟恣橫朝臣往往出入其門是時烈風昏暄連日詔問變異之由鑑上疏略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

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恥細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荐臻矣因論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委而不習藻飾虛詞釣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

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或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鎰言皆切時弊上雖納其說而不能行上問漢高帝光武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鎰蓋以元妃李氏隆寵過盛故微諫云泰和四年罷知咸平府五年改南京留守六年徙知河中府兼陝西安撫使僕散揆行

省河南陝西元帥府雖受揆節制實顯方面上思用謀臣
制之由是升宣撫使一品鎰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陝
西元帥府並受節制詔曰將帥雖武悍久歷行陣而宋人
狡獪亦資筭勝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舊臣故有此
寄宜以長策御敵厲兵撫民稱朕意焉鎰言初置急遞鋪
本爲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非便上深然之始置提控急
遞鋪官自中都至真定平陽置者達于京兆京兆至鳳翔
置者達于臨洮自真定至彰德置者達于南京自南京分
至歸德置者達于泗州壽州分至許州置者達于鄧州自
中都至滄州置者達于益都府自此郵達無復滯焉七年

吳曦死宋安丙分兵出秦隴間十月詔鑑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漢沔兵勢鑑遣行軍都統幹勒葉祿瓦副統把回海完顏摠刺以步騎五千出商州十一月葉祿瓦拔鶻嶺關摠刺別將攻破燕子關新道口回海取小湖關敖倉至營口鎮破宋兵千餘人追至上津縣斬首八百餘級遂取上津縣葉祿瓦破宋兵二千于平溪將趨金州宋王柎以書乞和詔鑑召葉祿瓦軍退守鶻嶺關八年正月宋安丙遣景統領由梅子溪新道口朱砂谷襲鶻嶺關回海摠刺擊走之斬景統領于陣是歲罷兵鑑遷特進賜賚有差改知真定府事大安初加儀同三司封濮國公改東京

留守過闕入見衛紹王謂鎰曰卿兩朝舊德欲用卿爲相
太尉匡卿之門人朕不可屈卿下之遷開府儀同三司佩
金符充遼東安撫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政事獨言
思忠敗績于會河堡中都戒嚴鎰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
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中都朝廷嘉之徵拜尚書
右丞相監修國史鎰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
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
州素號富貴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
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刺參知政事梁瑄曰如此是自蹙境
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

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
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
後失昌桓撫三州衛紹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
此頃之東京不守衛紹王自誦曰我見丞相恥哉术虎高
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樂爲用至寧元年尚書左丞完
顏綱將行省于縉山鎡謂綱曰行省不必自往不若益兵
爲便綱不聽且行鎡遣人止之曰高琪之功即行省之功
也亦不聽綱至縉山遂敗績焉頃之鎡墜馬傷足在告聞
胡沙虎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相幕皆以軍士
守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人于閭巷鎡乃還第胡沙虎

意不可測方猶豫不能自定乃詣鎰問疾從人望也鎰從容謂之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而去乃迎宣宗于彰德胡沙虎既殺徒單南平欲執其弟知真定府事銘鎰說之曰車駕道出真定鎰王家在威州河北人心易搖徒單銘有變朝廷危矣不如與之金牌奉迎車駕銘必感元帥之恩胡沙虎從之至寧貞祐之際轉敗爲功惟鎰是賴焉宣宗即位進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授中都路迭魯都世襲猛安蒲魯吉必刺謀克鎰尚有足疾詔侍朝無拜明年鎰建議和親言事者請罷按察司鎰曰今郡縣多殘毀正須按

察司撫集不可罷遂止宣宗將幸南京鑑曰鑾輅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歲薨詔賻贈從優厚鑑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嘗嘆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爲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學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賈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性純厚好學問中大定十三年進士調滕州軍事判官單州司候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爲右丞相深器重之除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入爲刑部主事

遷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改右司諫上疏論邊戍利害上嘉納之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與党懷英同刊修遼史鉉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間者陰陽愆戾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庭勅斷亦依已定程式制可復上書論山東採茶事其大槩以爲茶樹隨山皆有一切護羅已奪民利因而以棟茶樹執誣小民嚇取貨賂宜嚴禁止仍令按察司約束上從之承安四年遷禮部尚書諫議如故是時有詔凡奉敕商量照勘公事皆期日

聞奏鉉言若如此恐官吏迫於限期姑務苟簡反害事體
况簿書自有常程御史臺治其稽緩如事有應密三月未
絕者令具次第以聞下尚書省議如省部可即定奪者須
三月擬奏如取會案牘卒難補勘者先具次第奏知更限
一月結絕違者准稽緩制書罪之上議置相欲用鉉宰臣
薦孫即康張萬公曰即康及第在鉉前上曰用相安問榜
次朕意以爲賈鉉才可用也然竟用即康焉泰和二年興
陵崇妃薨上欲成服苑中行登門送喪之禮以問鉉鉉對
曰故宋嘗行此禮古無是也遂已改刑部尚書泰和三年
拜參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輒用黃紙大書敕賜神針